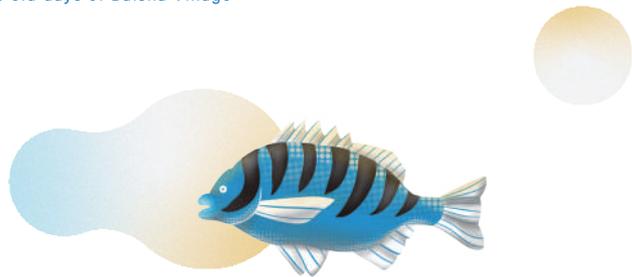


橹聲已遠

白沙村的往日時光

The sound of the scull is far away
The old days of Baisha Village

船開頭囉!



119°58'11"E

多年之後，

當野樹雜草在無人的巷弄裡恣意蔓生，當薜荔逐漸爬滿石牆，

老屋屹立如昔，斜陽餘暉裡更顯蒼茫樸拙。

我彷彿聽見屋裡傳出依公咳嗽的聲音，

嗅到蝦皮的腥鹹氣味，看到依媽挑水跨過屋前的石階；

而前方澳口，依爹正搖櫓歸來……



目錄

CONTENTS



① 前言

白沙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

② 白沙記憶

白沙手繪地圖
民國 40 年代白沙村住戶
歷任村長芳名

③ 白沙村大事記

民國 40 年代 - 至今

④ 從白沙澳到白沙港

悲傷的海難
興建白沙港

⑤ 神威顯赫

平水尊王廟的故事
 平水尊王的信仰
 平水尊王廟歷史
尊王降旨敕封張書記

⑥ 舊日情懷

白沙番薯燒
地名故事

⑦ 鄉親講古

劉禮泉先生 # 王玉釵女士
王若蓉女士 # 王振發先生
江素玲女士 # 曹玉財先生
陳世勳先生 # 王建飛先生
陳瑞英女士

致謝

本小冊協助完成者



北竿白沙村位於尼姑山下，依山傍海，從澳口往上，沿山坡壘石砌屋，到民國 40 年代，已有 60 餘戶。居民多以捕魚為業，最盛時期，大小漁船有 20 多艘，其中大多是捕蝦皮的舢舨，另有幾艘討小海的舢舨。除了靠海維生，村人也在里山、尼姑山種植番薯，蔬菜，生活雖然清苦，但家人相聚，鄰里和睦，倒也其樂融融。

民國 60 年代，由於軍管戒嚴，對漁民作業限制重重，加上大陸拖網漁船越界捕魚，動輒捲走、砍斷村人設置在外海的定置網；這類濫捕、炸魚以及汙染等破壞海洋生態的行徑，導致漁獲銳減，鄉親紛紛遷居台灣，另謀生活。前村長王詩如先生說，民國 60 年他初任村長，村裡有 537 人，到民國 70 年，全村只剩 100 多人，十屋九空，繁華不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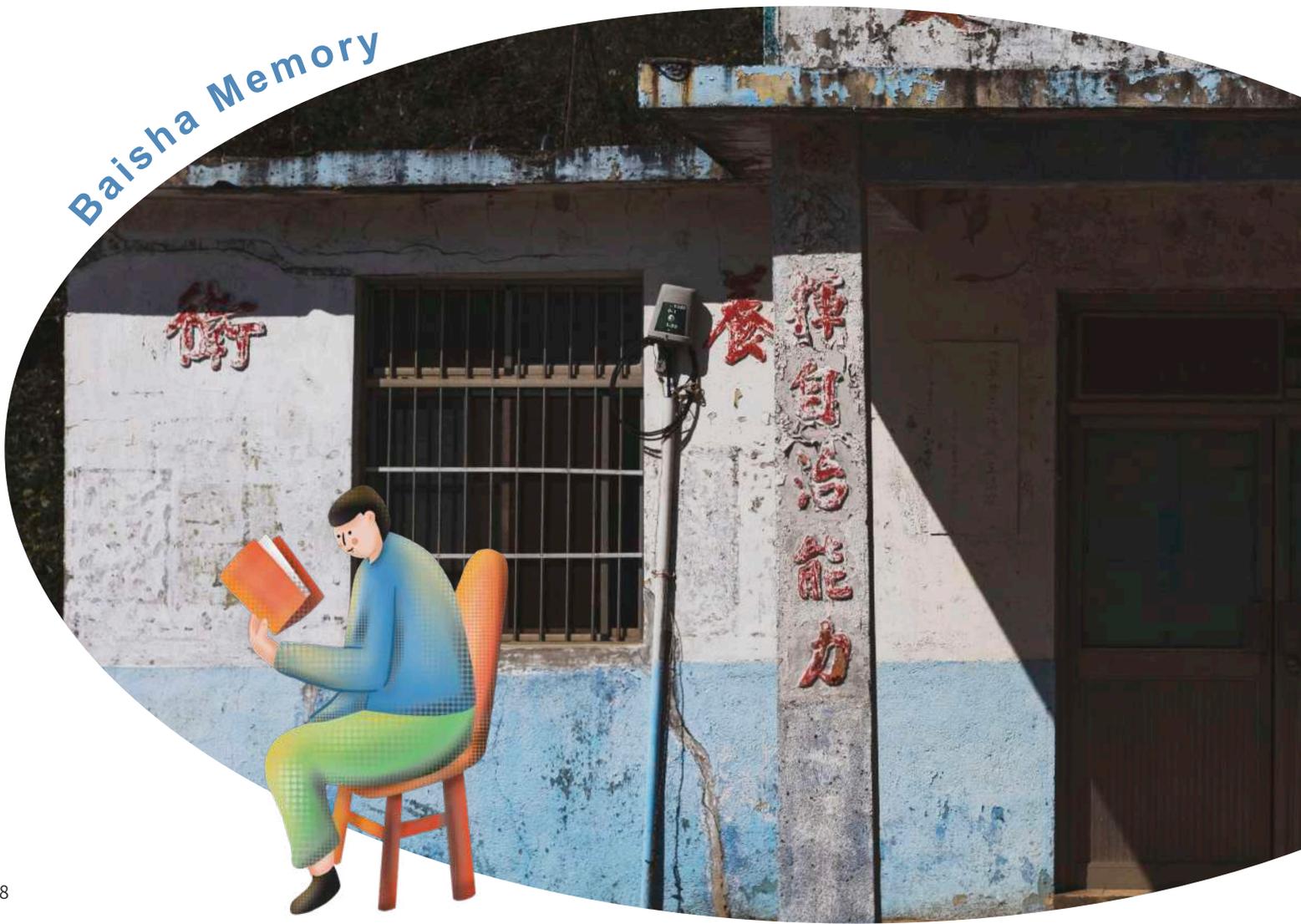
白沙村是北竿最南的澳口，離南竿最近，海象穩定，國軍來馬之後，即被選定為出入南、北竿的口岸。40 年代，徵收民間漁船作為南北竿交通船，50 年代後行駛貨船改裝的客輪，並以舢舨接駁旅客。其後陸續增建簡易碼頭，方便漁船作業與旅客上下船。到民國 83 年，白沙碼頭開始動工興建，填海造陸，岸邊豎起巍峨高大的港務大樓，而與大陸小三通開啟，更帶來龐大的過境人潮。

白沙碼頭的興建，徹底改變了往昔澳口的風貌，南邊山、北面山以及馬鞍境的地景也有很大的變化。有鑑於此，白沙社區發展協會希望把握時間，訪問耆老，收集老照片，編輯《櫓聲已遠：白沙村的往日時光》小冊，記錄本村往日情景，再現鄉親記憶，後代子孫也可藉此緬懷先人的步履行跡。

本小冊編輯時間倉促、資料有限，疏漏難免，期望拋磚引玉，在此基礎之上繼續收集精彩故事，添加史實，讓白沙的記憶更豐富，故事的流傳更悠遠；當然最盼望的是，有更多鄉親重返家園，一起努力打拼，重現往日美好的時光。

白沙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王建飛謹識

Baisha Memory





白沙記憶

2

舊底年代

白沙村

示意圖 Village sketch





327 觀測站

魚寮

蝦皮及白力魚加工廠

民國 40 年代 白沙村住戶

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01 孫依珠、孫細妹、孫鳴康、孫銀康 | 06 王椅仔 | 11 曹依四 | 村長 陳克戩 |
| 02 王德發 | 07 吳水寶 | 12 王詩芳 | |
| 03 王春旺、王旺傑 | 08 王依棟 | 20 王金法 | |
| 04 王依城 | 09 張妹娘 | 21 張仕康 | |
| 05 汪嫩傑 | 10 王順金 | 26 王詩羅 | |

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1 曹依顯 | 06 楊依題 | 11 王庭妹 陳依鎮 |
| 02 董玉官 | 07 林伙泉 | 12 劉妹仔、劉同同 |
| 03 張炎官 | 08 劉珠佛 | 13 陳龍金 |
| 04 王康金 | 09 孫賢亨、詹其仔 | 50 王詩繪 |
| 05 邱劉佛 | 10 張金吾 | |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1 吳松官 | 06 王琴傑、吳美教 | 11 王禮水 |
| 02 劉華華 | 07 王琴琴 | 12 王詩珠 |
| 03 劉水妹 陳地地 | 08 鄭依木 | |
| 04 高美傑 | 09 王依依 | |
| 05 王詩仁 | 10 王雪利 | |



歷任村長芳名

第1任	第2任	第3任	第4任	第5任	第6任	第7任	第8任	第9任	第10任	第11任
陳克戡	劉禮泉	高連官	張金吾	張依順	王詩如	王長利	王振發	林玉蓮	謝承和	王若蓉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1 詹科題 | 06 曾依犬、王楨楨 | 11 劉細嫩 |
| 02 林木水、林全金 | 07 曾依珠 | 12 劉妹妹 |
| 03 詹菊菊 | 08 劉妹嫩 | 14 郭依犬 |
| 04 陳梨梨 | 09 劉犬尾、劉禮泉、劉禮康 | 15 王禮富 |
| 05 楊珠太 | 10 劉老妹 | |

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01 王美興 | 06 盧嫩佛 | 11 謝金佛 |
| 02 張顯伙 | 07 王侶哥 | 12 鄭依太 |
| 03 張禮銓 | 08 林團佛 | 13 張禮為 |
| 04 劉宜爐 | 09 林細佛 | |
| 05 李法順 | 10 鄭顯仔 | |

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01 王要佛 | 07 陳依犬 | 12 吳顯佛 |
| 02 王佬犬 | 08 陳發興 | 13 劉顯官 |
| 03 翁增富 | 09 王玉水 | |
| 05 王瑩仔 | 10 王顯灶 | |
| 06 陳法佛 | 11 劉佬母 | |

3

白沙村大事記

Memorabilia of Baisha Village



民國 40 年代

42/08/17 改制後閩東北行署，恢復設置連江縣政府於南竿，轄南竿、北竿兩鄉。王詩芳續任鄉長。

45/10/05 白沙村王姓村民等 4 人赴坂里租借漁具，抬至中澳口時為 42 砲兵連演習流彈擊中，3 人不幸喪生，一人重傷。

民國 60 年代

64/01/20 白沙村平水尊王廟舉行開光大典。

64/04/26 浙江籍漁船漂流至白沙海面，駐軍救助修護後離去。

65/01/04 白沙村帶魚、蝦皮雙告豐收。

67/04/24 白沙村中山國中應屆畢業生陳文敏等 6 人保送軍校。

67/08/24 白沙村長王詩如獲選全國敬軍模範。

民國 50 年代

52/08/13 白沙村民高振康、陳炎儉兩戶火災，駐軍馳救。

54/10/26 白沙村民王詩羅遭回祿，房屋兩間焚毀。

56/06/20 超載超重，白沙接駁船新復國號翻覆，14 人罹難。

57/04/22 白沙村民王愛金失足墜海，戰士李明雄躍海救起。

58/09/15 北竿鄉民防組訓，白沙中隊獲團體第一名。

民國 80 年代

82/01/15 白沙凸堤碼頭延伸工程發包興建。

82/02/06 白沙平水尊王環島巡行，全程 11 小時，場面浩大。

83/05/22 白沙青年王俊豪獲選國家角力選手，將遠征美國參賽。

83/07/01 白沙碼頭正式動工興建。

84/06/08 白沙平水尊王廟拆除，展開重建工程。

85/05/22 「白沙港」牌樓拆除，正式走入歷史。

86/04/30 龍興 6 號、惠民 27432 號漁船，白沙碼頭沉沒。

88/02/27 白沙港務大樓落成。

88/02/28 斥資 3000 萬，歷時四年興建，白沙平水尊王廟落成。

89/01/04 白沙碼頭連外道工程全面完工，正式開放通車。

民國 70 年代

71/01/01 北竿公車正式營運，4 輛新型公車，每天往返塘岐白沙 16 個班次。

71/05/11 蝦皮大豐收創歷年紀錄，橋仔、白沙村收獲尤佳。

73/11/07 北竿尼姑山供水設施完工，白沙村民用水獲得解決。

75/06/29 白沙村民邱林被毒蛇咬傷，北竿各界捐款 13 萬元助其就醫。

76/06/02 白沙村平水尊王廟修建竣工。

78/05/08 白沙村民王依笑在南竿鄉福澳發生車禍，重傷死亡。

民國 90 年代

90/12/15 白沙天鴻號貨船在進嶼附近海域翻覆，二位船員獲救。

95/09/09 觀光局首度推出大坵島固定航班，每周六自北竿白沙港出發。

96/12/16 白沙漁民王詩經捕獲長達兩公尺罕見大海鱔。

97/09/30 北竿白沙碼頭開辦「貨運小三通」後，第一艘貨船「新華輪」經查驗後載貨開往大陸。

97/10/20 北竿鄉親爭取開放白沙－黃岐航線，陳情強烈表達訴求。

97/12/02 北竿鄉親爭取開放白沙－黃岐航線，陳情強烈表達訴求。

98/04/09 北竿橋仔三合殿循白沙－黃岐航線至大陸進香。

98/06/10 北竿蕭王府組成大陸進香團，由白沙港出關。

99/04/27 北竿橋仔三合殿廟委會組成七十多人進香團，由白沙直接進行三通出關。

民國 100 年代

102/03/08 白沙村王愛珍獲選模範婦女表揚。

103/04/23 白沙境平水尊王廟組團至雲林北港朝天宮祭祀大典。

103/07/13 白沙境平水尊王廟分香至桃園行宮落成啟用。

104/03/08 白沙平水尊王廟接辦年度北竿元宵擺暎文化祭活動。

104/06/01 北竿白沙浮動碼頭完成全部主體工程。

104/07/27 北竿白沙境平水尊王廟經由小三通前往杭州進香和交流活動。

104/08/07 年度模範父親白沙村吳忠友由村長代表接受各界表揚。

104/09/13 大陸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前往北竿白沙碼頭討論黃岐－白沙航線。

民國 100 年代

- 105/01/21** 北竿白沙平水尊王廟與台南鹽水蜂炮交流。
- 105/02/18** 白沙平水尊王廟邀請雲林連德宮、台南鹽水武廟參與擺暎。
- 105/02/22** 白沙平水尊王廟施放 5 萬 5 千發蜂炮。
- 105/06/08** 白沙村曹玉財獲選今年度模範父親。
- 105/08/17** 白沙漁民捕獲一尾罕見大旗魚，長約 2 公尺，重達 50 公斤。
- 105/12/18** 北竿白沙村旅台鄉親第四屆聯誼大會於隆興海鮮餐廳召開。
- 106/02/09** 白沙平水尊王升格為王爺並舉行揭牌儀式。
- 106/07/09** 白沙平水尊王廟廟管會委員改選，張文財連任第 8 屆主委。
- 107/07/11** 中颱瑪莉亞造成北竿白沙碼頭 2 艘船隻沉沒
- 108/12/18** 小三通白沙 - 黃岐航線今年截至 11 月進出客流量 49647 人次。
- 109/02/10** 冠狀病毒疫情，即日起關閉白沙 - 黃岐航線。
- 109/05/15** 馬祖大橋北竿銜接點尼姑山 42 據點展開地質鑽探工作。
- 110/05/28** 馬祖大橋北竿銜接點尼姑山 42 據點白沙港務單位針對每日入境乘客實施必要消毒作業。

4

從白沙澳到白沙港





From Baishaao to Baisha Port

悲傷的海難



民國 56 年 6 月 20 日，白沙港吹西南風，港內浪潮洶湧，等在港外的安勝輪升火待發，一陣陣黑煙從中澳往尼姑山散去。那天退潮，旅客一如往昔，先登上搭在駁船上的「檣板」，再駛到外港接駁客輪。那天的接駁船是中興 26 號（新復國號），軍民旅客約有 3、40 人，還有一台軍方的發電機，放在船頭。人員加上發電機以及其他貨品，新復國號吃水極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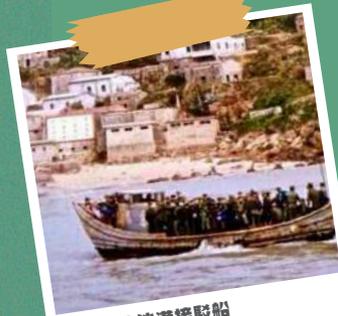
新復國號才剛掉頭，欲往外港駛去，迎面一陣大浪，載發電機的船頭首先下沉，艙板乘客驚慌失措，隨浪湧搖擺擠到一邊，駁船隨即翻覆，海面進是哭喊呼救的人頭，載浮載沉。

那時正是捕「白鯨」季節，岸上停了四艘舢舨，王詩如與王禮水、曹玉財、曹玉康、曾仁弟等伙計，正在整理漁具。看到沈船，他們立刻呼喊救人，隨即推舢舨出海，見一個、拉一個，旅客中軍人較多，他們揹槍繫腰帶，全副武裝在海裡不易浮起，還有一些不會游泳的婦女小孩，一下就沉到海底。

當時有位曾經是馬報記者劉舫，因岳母過世從台灣返北竿奔喪，本想多待幾日，因前一日單號（19 日），對岸宣傳砲彈打到白沙，覺得久留危險，決定提早返台。20 日，便與妻子、小孩、妻舅 4 人，準備搭安勝輪赴南竿轉補給船回台。隨行的妻舅林玉官水性很好，四人落水後，他先拉住劉舫，叫他雙手搭在新復國號船尾橫樑，等人來救。林玉官隨即潛水去找姊姊與外甥，分別將他們救上舢舨，等他回頭，劉舫已因體力不支（一說心臟病發），不幸被大海吞沒。

新復國號船員吳國忠的姑姑吳軟金女士，在水中呼喊救命，吳國忠游過去，近在咫尺，吳軟金女士已經沉到水底，吳國忠眼睜睜著姑姑罹難，非常痛心難過。王詩如和幾位漁民，在浪濤中奮力拉人，救起 20 多位，但仍有 14 位軍民不幸葬身海底，屍身一整列排在沙灘，場面哀戚悲痛。其中還有兩位到南竿辦嫁妝的橋仔村姐妹花，姐姐陳泉妹，妹妹陳蓮花，也雙雙不幸罹難。

次日，軍方與連江縣政府設置靈堂公祭，場面哀戚隆重，令人悲歎不已！



50 年代白沙港接駁船

白沙港發生海難悲劇之後，北竿與南竿之間的交通，依舊仰賴軍方租用的貨輪，接駁船則改以噸位較大、跑高登的忠誠號支援，取代傳統漁船。民國 65 年前後，程邦治將軍調到北竿擔任師長。因感於高級長官經常搭乘小艇（水鴨子）視察北竿防務，搶灘登陸受制潮水與地形，非常不便，遂以軍方經費修建白沙港突堤碼頭。

那時，王詩如擔任白沙村長，向鄉公所申請 200 包水泥，請工兵協助，鋪設港口廣場通往村公所的馬路，方便民衆搭乘軍用卡車改裝的交通車。軍方協助修築簡易碼頭與馬路，耗用很多原來戰備用的水泥。當時的程邦治師長，希望王詩如能以村長身分，發動村民樂捐，挹注軍方耗用的水泥。王詩如說：「我們漁民生活這麼清苦，吃飽都有困難，哪有餘錢募捐？」民國 66 年間，連江縣政府召開會議，白沙村長王詩如出席。搭在會中說明軍方協建突堤碼頭的現況，提議上級能編列預算支應。剛好，農復會有筆 100 萬元支援地方建設的款項，縣政府建設科長陳仁官科長答應撥款，當時一包水泥才 20 多元，100 萬是非常大的款項，程邦治師長非常意外，連說一個村長，怎能爭取到這麼一大筆款項。

在軍方工兵協助之下，以這筆經費，修建了一座兩長約 200 米的突堤，兩邊都可靠泊小艇與漁船。另外建有十字型的大門，旁邊還有一間貴賓休息室，並且鋪設從港口往村公所的水泥路面，白沙港粗具規模，門面外觀也提升許多。

興建白沙港

惠民 27433 號

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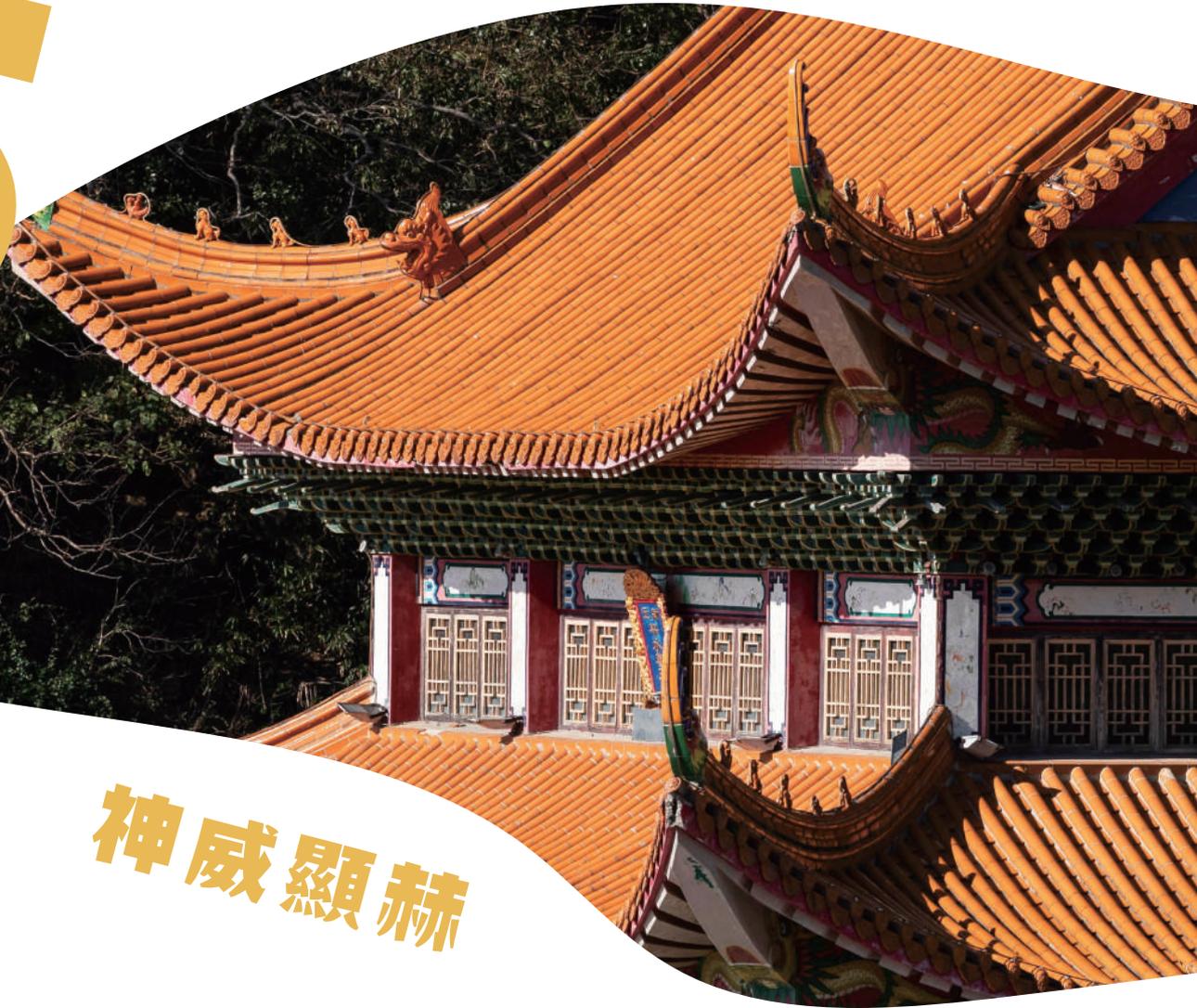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 72 年間，連江縣政府正推行「島島有碼頭」的政策，因感於南北竿間客貨往來日益頻繁，白沙突堤碼頭受潮汐升降影響，只能在漲潮時上下船與裝卸貨物，非常不方便。北竿鄉代主席王詩國、坂里村長陳和平、白沙村長王長利，還有已經搬回坂里居住的王詩如，商討白沙那時，台灣貨輪與軍方補給船都泊在午沙港，船來時，午沙港碼頭擠滿了搬貨的「甲哥」、商店老闆、稽查員、憲兵，還有來回接駁的舢舨。沙灘上堆滿各式各樣貨物，等待運貨的軍卡車。政委會還特別設置一間稅捐稽徵處。徵收貨物進口稅。

因此，農復會補助「島島有碼頭」的風聲傳出，有地緣之便的塘岐地方人士，無不希望碼頭設在鄰近的午沙港。由於塘岐是北竿政經中心，商家眾多，聲勢浩大，形成「午沙港」與「白沙港」相持不下的局面。為此，當時的建設科長劉立群與農復會專員陳嘉吉以及河海工程專家等人，特地到北竿勘查，評估兩個港口的優劣。雙方互不相讓的結果，第一期 4 千多萬的建港工程費，差一點被丁之發司令官挪作東莒簡易碼頭的興建費用。

民國 76 年，在地方人士發動之下，白沙、坂里村民聯署，請南竿商會總幹事游新泰執筆，呈請丁之發司令官將北竿碼頭設置在白沙港。一個星期後，協商會議在縣黨部召開，林德政縣長、曹常順書記皆出席會議。半年後，丁之發司令官調防，由葉競榮中將接任。民國 77 年，民政科長葉金福，陪同葉司令官視察北竿，並出席北竿鄉公所座談會。白沙與坂里代表在會上力陳白沙建港的優勢，主要說明三點：（一）白沙港對面即是福澳港，與南竿最近，減少航行時間；（二）尼姑山附近風浪大，影響船舶進出；（三）需考慮午沙港流沙問題。王詩如說，會後葉司令官拍拍他的肩膀：「你好像很專業喲！」

民國 80 年，中央撥款三億七千萬元興建白沙碼頭，由臺灣漁業技術顧問社規劃設計，大棟營造工程公司承建，民國 83 年動工，85 年拆除舊白沙港牌樓，86 年完成了碼頭及護岸、防波堤、泊地竣挖、導航設施、港區照明等工程，89 年 1 月開通中澳口至白沙碼頭之聯外道路，5 月港務大樓落成啟用。至此，嶄新的白沙港成為進出北竿島，以及往來大陸與馬祖列島之間的重要門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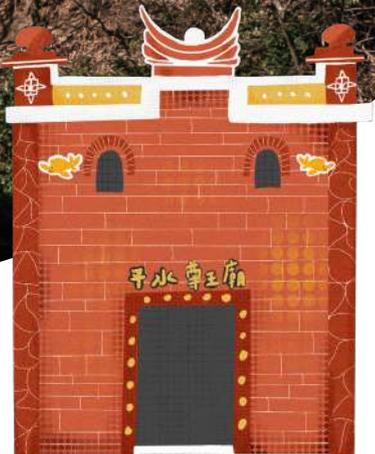
5



神威顯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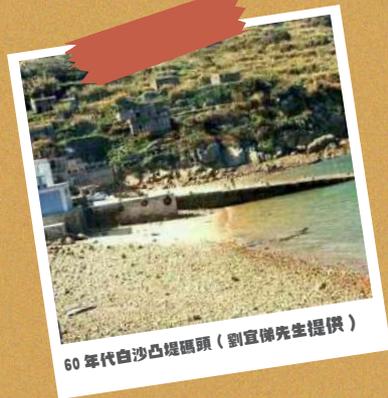


Superb power



平水尊王廟的故事





60年代白沙凸堤碼頭（劉宜佛先生提供）



70年代白沙港牌樓（劉禮訓先生提供）

白沙平水尊王廟巍峨堂皇，坐落於白沙港西側，非常耀眼顯目。平水尊王的信仰，不但是北竿唯一，即便全國範圍內也獨一無二。

相傳平水尊王姓李，是南宋抵抗蒙古入侵的英雄。蒙古入侵期間，為避人耳目，尊王自毀顏面，隱身馬祖北竿島，捕魚維生，並義結四傑八雄，共十二人成金蘭之交，以達成雪恥復國的職志。某日，四傑八雄假扮成傷殘，渡海潛入福州，沿街乞食，伺機刺殺元朝鎮閩之王，欲取其首級祭告先朝。閩地義勇之士，也紛紛響應四傑八雄反元復宋之義舉。當朝大為震驚，遂派軍鎮壓。尊王等四傑八雄寡不敵眾，敗逃出海，退至北竿進嶼，船隻觸礁擱淺，四傑八雄只得棄船，潛泳登上進嶼。

尊王見前無進路，後有追兵，天地悠悠，遂自刎明志，以告先朝。臨難前仰天大呼：「國仇未報，吾輩死不甘願！」自此，尊王英魂常顯現於海島之間，庇佑海上靖平，漁產豐收。自古以來，白沙村民間亦盛傳尊王為避敵人耳目，自殘毀容導致耳聾，就義後，屢屢顯靈庇佑漁民海上平安，故有耳聾大王別稱。

元朝末年，朱元璋遣部將湯和入閩討伐陳友定。尊王見元朝已是強弩之末，滅元大業即將成功，於是化身為一盞明燈，導引明朝水軍由烏豬港進入閩江，順利擊潰陳友定部隊，完成改朝換代大業。朱元璋為感念尊王顯靈導引，欽賜龍袍，並封敕為平水尊王。

1. 平水尊王的信仰

2. 平水尊王廟歷史



60年代平水尊王廟（王詩初先生提供）



80年代平水尊王廟（廟委會提供）

白沙平水尊王廟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，泥塑神像既已身著五爪黃龍袍。清咸豐三年，鄉紳王三韜等，倡議重修廟宇，粧塑金身，廟宇形制有如一般家屋大小。

民國30年前後，從四川樂山漂來一座周倉將軍神像，身長逾尺，兩眼大如茶盅，初時泊於牛角村海灘，漁民見之欲將神像移到岸上奉拜，眾人竭力無法撼動。神像後來又隨海流漂至北竿白沙村，白沙人合力移至平水尊王廟供奉。

當時北竿土壩王正平，盤據坂里，強徵暴斂，魚肉鄉民。某日，王正平見北竿鹽館（今塘岐國小）僅二、三人看管，入內搶劫。因懾於周倉將軍神威，搶劫所得不敢據為己有，遂捐出修廟，將平水尊王廟增建為二進，便於安座周倉神像。無奈王正平作惡多端，人神共憤，在攜眷回返大陸的航程中，遭神明報應，下場甚為淒涼。

民國35年，王詩芳、劉水妹等鄉賢，見神廟年久失修，再次集資整建為石造四扇三間之廟身，並作為村內少年讀書寫字的私塾。民國40年間，成為附屬坂里國小的白沙分校，一到三年級皆在此就讀。

國軍來馬後，白沙澳口成為島際間往來門戶，憲兵崗哨夜間宿在澳口旁邊廟內。民國50年代有人抽菸不慎，曾經引來祝融之災，整座廟宇付之一炬。其時海上漁獲甚豐，村人約定，各戶以所收蝦皮之量，每百元中2元，依比例抽成，作為建廟基金。民國63年前後，由軍方支援兵工、水泥，配合村內基金，及鄉紳張金吾先生等捐款，原址重建廟宇，主殿恭奉平水尊王，側殿恭奉媽祖娘娘與土地公。唯當時構工匆促，廟宇形制未盡符合閩東樣式，且沙石直接取自澳口，海砂鹽份導致鋼筋腐鏽，水泥脫落，滲漏嚴重。

民國80年間，塘岐尚書公廟竣工，劉禮泉等村中耆老受邀落成典禮，感於尚書公新廟雕欄畫棟，寬敞亮麗，大陸原鄉所塑金身亦形貌莊嚴，栩栩如生，遂有再次改建之議。而當時村人多已移居台灣，留下者不過十餘戶。因此，台馬兩地同時集資募款，響應熱烈，白沙碼頭承包廠商也贊助鋼筋水泥，加上本村在台事業有成者，所在多有，很快募得二千多萬元建廟基金。

民國82年，劉禮泉先生受鄉親之託，與堂弟劉禮秋，辭去台灣工作，專程回馬主持建廟工作。期間兩岸船隻、貨運管制日趨嚴密，磚石、木料、塑像不得直接從大陸進口，必須繞道香港，轉台灣，再運抵馬祖。時間、金錢耗費巨大，所投入的精力、心神更是無以計數。幸得平水尊王保佑，民國86年，新廟終於完成，氣勢宏宇，美輪美奐，現已成為北竿著名參拜景點。

民國89年間，因感於平水尊王神威顯赫，遂於桃園八德新興路建平水尊王八德行宮，方便旅台鄉親就近祭拜。



民國 82 年重建平水尊王廟 (廟委會)



民國 84 年白水尊王廟落成 (廟委會)



尊王降旨敕封張書記



民國 65 年，馬祖漁產加工合作社成立北竿分廠，由金吾先生負責。除了收購蝦皮，又增加收購白力魚的業務。當時進嶼附近的海域，離白沙不遠，是白力魚產區。金吾先生租用張依順先生的瓦房二樓作為辦公室，將碼頭邊的一棟房屋改建為加工廠，增建水泥鹽池，醃製白力魚。

有五、六年間，白沙白力魚的魚況非常好，每天都有數十到數百公斤的魚獲。白力魚經一星期的醃製，再攤開在陽光下曝曬、發酵，然後裝袋運到台灣外銷香港，這就是有名的「霉香力魚」。時任白沙村幹事的陳天喜先生回憶，金吾先生非常好客，午餐時間，經常邀請共餐，魚寮內技工漁民圍桌而坐，紅燒後的霉香力魚非常下飯，一桶炊飯一下子就吃得光溜見底。

因職務之便，金吾先生經常與漁會理事長吳木肯、黃星華，陳葆麟等人討論事情，他也與李貴立、陳一鵬前後任鄉長熟識，也是民眾服務站楊作永、潘輔等主任的好友。民國 60 年間，坂里青年王詩如搬到白沙村捕魚，金吾先生經常找他與村裡的青年講古、聊天，告訴他們做人做事與待人接物之道。王詩如印象深刻，因為村裡長著多半木訥少言，或者以訓誡的口氣交代事情，極少如金吾先生這般耐心開導。這些叮嚀成為他一生做人做事奉行的圭臬，其後，他也一直以「師傅」尊稱金吾先生。

王詩如回憶，有件事情他至今難忘。他在白沙捕魚時，某日中午，路過金吾先生的漁寮，天氣炎熱，他看見有人躺在涼椅休息，手邊拿了一冊國小課本，正一字一句的專心唸讀。他仔細看清，唸讀的是居然是金吾先生，王詩如大為驚奇，那時金吾先生往來的都是高官顯要，卻自認識字不多，不斷自修精進，王詩如對他虛懷若谷與好學不倦的精神非常敬佩。

金吾先生曾任村長職務，經常協調軍方配合潮水，放寬漁民出入港口的管制；若遇火炮演習，影響漁民作業，更需面報長官，調整射擊位置與時間。當時每年有美援發放救濟品，他總是想方設法，讓真正貧戶都能分得適量米糧衣物，滿足基本需求。

民國 50 年代，平水尊王廟曾有一班軍人借住，戍守白沙澳口。夜間士兵抽菸不慎，引起祝融之災，整座廟宇付之一炬。金吾先生發起募捐，重建廟宇，除了出錢出力，同時徵得村人同意，在蝦皮收入中，每 100 元捐 2 元，作為建廟基金。當時白沙蝦皮豐收，價格優渥，在金吾先生主事下，很快以水泥鋼筋修復，尊王金身得以安座，村民擺暝祭祀也方便許多。

民國 66 年間，大陸拖網漁船成群結隊越界到馬祖海域捕魚。特別在瀏泉礁附近，三天兩頭即傳出魚網被拖網捲走，或者被攔腰砍斷的事件。漁民不堪其擾，損失慘重，紛紛將楸椿撤回，而此時近海漁業也連年歉收。有人遷台依親，到工廠上班，無風無浪，每月薪水有二、三萬元。消息傳回馬祖，大家紛起效尤，一家五口進工廠，每月可賺十多萬元。當時擔任村長的王詩如說，民國 60 年初任村長，白沙村大小人口尚有 570 多位，到民國 69 年僅剩 100 多人，超過 2/3 的人都搬到台灣討生活。

民國 70 年以後，白沙漁業逐漸沒落，愈來愈多的人遷居台灣，金吾先生的蝦皮與白力魚事業也逐漸萎縮，魚貨加工廠的鹽池空無一物。他望著這個從小長大、付出無限心力的漁村，逐漸蕭索沒落，心中無限感慨。此時，妻子蓮妹也結束雜貨店生意，遷台居住。金吾先生不時往來台灣、馬祖，變得愈加沉默。民國 71 年，金吾先生在台北中和家中積鬱而終。

次年，平水尊王託夢降旨白沙耆老曾依珠（曾德華、曾玉花父親），謂白沙境信眾張金吾君，生前熱心公益、造福鄉梓，且為人正直，公正無私，當迎入尊王府奉祀。曾依珠將此事稟告廟委會，經扛乩請示，獲尊王確認並敕封書記官銜，隨侍左右，輔佐尊王護祐風調雨順，全境平安。

民國 73 年，張書記金身塑成，鑼鼓鞭炮迎入尊王府，供後人悼念祭拜。



張金吾先生（第二排左起 2）（王詩如提供）



A photograph of a dilapidated building with a red brick facade and a stone wall, showing signs of decay and overgrowth. The building has a dark brown tiled roof and a red brick lower section. The stone wall is made of irregular, light-colored stones. There is a large pile of debris, including blue plastic netting and dry branches, in the foreground. The overall scene suggests a state of neglect and abandonment.

舊日情懷

6

Old feelings

白沙番薯燒



「番薯燒」即是地瓜釀製的燒酒，四季都能產製。由於價廉，昔時農夫上山，漁人出海，喝的多是此物。比起不能過夏的老酒，番薯燒更接地氣，是真正流通民間的飲品。

馬祖的「番薯燒」最早從北竿傳出，南竿、白犬、東引皆少見。而北竿最早釀製的是王永木先生。王永木年輕時曾是橋仔商賈鄭水哥「源生號」伙計，走錨纜，拜過許多碼頭。那時，常有閩江上游「山裡人（疑是畚族）」，馬祖人喚他們「北仔」，搖舢舨渡海，來北竿賣柴火、寶丸（龍眼乾）、番薯米之類的山產，換回一船醃製的「臭漢」、下雜鹹魚，自食或轉賣，愈鹹愈好。王永木識多見廣，能與他們搭上幾句，有時一起喝酒划拳，江湖日久無難事，「北仔」教他釀「番薯燒」。

兩岸斷絕往來之後，源生號沒落，王永木定居白沙改行捕魚。秋風乍起，天氣轉涼，他跟村人一樣，準備酒罈酒撈，開始釀製老酒。當時的糯米不但價昂，而且得向南竿物質處購買，非常不便。他想到，「北仔」喝的番薯燒。那時，白沙人除了捕魚，也在尼姑山、馬鞍崖種番薯，收成後礱成番薯米。王永木自己種，也收購鄰人番薯，貯存在自家廳中地窖裡。

曾任白沙村長達 15 年的王詩如說，他幼時曾見過王永木釀地瓜燒。番薯切塊後一定要煮的爛熟再碾成碎泥，那時沒有酒麴，而是拌入老酒釀後剩餘的紅糟，移入陶缸發酵，靜置一夜等氣泡冒出，再封入酒罈熟成，約莫一星期後，番薯泥泛出微微酒香，即可取出拿去「燒」。

「燒」就是蒸餾。大灶生火，蒸桶上下各放一個鐵鼎，底下的稱地鼎，盛水後倒入熟成的番薯泥，桶中央斜架一支有凹槽的橫隔木片，接到桶壁上的小孔；蒸桶上端再置一個裝冷水的天鼎。當地鼎內的番薯漿受熱，蒸氣瀰漫上升，觸到盛冷水的天鼎底部，瞬時凝結，酒液沿桶壁流到橫隔的凹槽木片，再流過插入小孔的竹管，一個大茶壺已等在桶外，一滴一滴的承接飄出番薯清香的酒液。

王永木的釀酒技術逐漸傳開，同村曹依肆、吳松官、王要倂等也開始釀造。他們發現紅糟發酵力道不足，酒味平淡如飲開水。此時，南竿中興酒廠開張，好幾位北竿鄉親入廠任職，有的挑水、有的蒸米、有的裝瓶，他們跟廠方要了一些雞蛋大的白麴，攜回北竿，與酒糟一起混入發酵，酒質立刻變「野霸」。於是，冬天喝老酒，夏天喝番薯燒，成了村人的慣例。

民國 50 年，橋仔酒廠開始營業，流出更多酒麴，坂里、后澳，甚至南竿津沙也有人開始釀製。其後，台馬之間海運開通，每隔三、五天到岸的民間貨船，在戰地政務嚴禁私釀的時期，成為紅麴、白麴流入馬祖的重要管道。

白沙鄉親曹玉財，仍保有一套父親曹依肆當年釀酒的器具，經他巧手改裝，木桶（馬祖話：熬）換成輕巧的白鐵，現在仍能操作。他說：釀造番薯燒一個重要關鍵即是「去頭截尾」，只取中間部分；一般說法是酒味太淡，影響口感。其實最先與最後蒸出的汁液，都不是純酒，而是喝了頭疼的發酵雜質。

番薯燒味道清淡，熬煮稍不小心，會有一絲番薯的燥味。也許有一天，當人們重新認識番薯的草根香氣，在烈陽海風與現代科技的加持之下，可發展出白沙「番薯燒」，就像日、韓知名地瓜燒「燒酎」、「真露」一樣，成為地方文創產物鏈的一環。



民國 69 年白沙（阮義忠攝影）



古法蒸餾番薯燒（曹玉財提供）

地名故事



327 觀測站

327 觀測站位於白沙村尼姑山最高點，可環視北竿四周，包括后澳大澳山、午沙、坂里、後浪波、南竿復興村，皆一覽無遺。天氣好時，甚至對岸黃岐都一清二楚。

327 觀測站位置重要，但興建過程一直有些波折。據村中耆老說，每當接近完工，大雨就來，建築物隨之崩塌，前前後後蓋了好幾次，弄得指揮部長官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一次，郝柏村總長來北竿巡視，繞道尼姑山查看，發現觀測站地理位置絕佳，詢問在地指揮官，為何不建據點？指揮官報告來龍去脈，郝柏村聽罷，立馬要了紙筆，揮筆寫字貼在石壁上，然後焚香祭拜。說也奇怪，327 觀測站就順利建成。

除了觀測站之外，一旁還建有練習靶場，那是新兵必到之地。觀測站附近沒有福利社，每次新兵來此受訓，村裡的雜貨店都會挑一些飲料、餅乾、泡麵、香菸提供官兵消費，一天來回好幾趟。

某次，有個小朋友跟著一起去玩，途中掉進坑洞，大人忙著做生意沒注意到。小朋友也不哭不鬧，在坑洞裡睡著了，直到傍晚，家人喚小朋友回家吃飯，才發現不見了。全村連同附近的軍人全部動員，上山尋找，最後在坑洞發現了小朋友。

尼姑山

白沙村位於尼姑山腳，背山靠海，村落依山而建，澳口卻很平坦，接駁方便，自古以來便是很好的漁港。

以前，只要搭船到北竿，進入白沙港之前，一定可看到山腰上「光復大陸」四個大字，非常顯眼。附近的 327 觀測站，早期設有高倍望遠鏡，觀察海面與對岸黃岐，非常清楚。尼姑山往南方向，與南竿復興村相對，將是未來南北竿跨海大橋，進入北竿的起點。

尼姑山有個美麗傳說，版本不一，但都與愛情有關，非常浪漫。

清朝時期，有對戀人，女孩是大戶人家，男孩是個窮書生，兩人個青梅竹馬。當他們 15、6 歲時，女方父母希望女兒嫁到富貴人家，但是女兒芳心已屬窮書生。女方父親不同意，於是開出條件，希望男方考取功名再來迎娶。男方科舉不順利，已落第兩次，這回是最後機會，若再無功名，女孩將嫁做人婦。窮書生進京趕考，一年半載，音訊全無，於是女方家長決定幫女孩安排相親，但女孩不允，就從村莊躲到山上一間茅草屋裡，寧死不嫁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最終飢寒而終，葬於尼姑山。窮書生在北京苦讀數年，終於考上功名，在風光回鄉途中，在白沙村前的礁石沈船，從此那礁石就稱之為進士嶼。

另一傳說是：

南宋時期，有位住在福州的書生揮別妻子進京趕考，中了進士，乘船從杭州取海路衣錦還鄉，船過進嶼，海上突起風暴，船被大浪吞噬翻覆，進士葬身海底。妻子痛不欲生，將夫埋葬後，在尼姑山搭草庵，每日頌經思念夫君。當地人為感念這段堅貞愛情，於是將草庵所在取名尼姑山，將進士葬身處取名進嶼（現在蛇島）。



劉禮泉先生 86歲

我的祖輩世代捕魚，清朝末年就已移居馬祖。我在八、九歲時曾聽母親說，以前家裡有一個櫥櫃，打開後滿滿一排「紅雞角(民初紅色紙鈔)」，都是歷年捕魚收入，家裡是很富裕的。我父親一代有六個兄弟，分家後各食其力，各家戶仍然捕魚，村內最多曾有三艘舢舨，捕蝦皮，另有十多艘舢舨船圍繪、放釣都是風帆與槳櫓為動力。風急浪大，帆檣都要壓得很低，順著風向調控，一不小心，船隻就會翻覆。我七、八歲時，讀過二年人家齋(私塾)，先生(老師)都是從大陸內地請出來。進人家齋，每個學生每月要繳60斤白米，很貴的。那時唸書看家裡經濟狀況，有錢就唸一、二個月，沒錢就輟學在家幫忙，上山打柴、撿豬菜，或到海邊討汨、撿海螺。念書都是斷斷續續，同學間的年齡差距很大，小的五、六歲，大的十五、六歲，教書先生依程度高低，教不同的課本，不外乎千字文、三字經、幼學瓊林等書本。我十幾歲就上船捕魚，很快學會掌舵、控制風帆。我父親經常要我幫忙，跟他一起駕船赴福州，賣鮮魚、蝦皮以及鹹貨(鯷仔、丁香、蝦皮等)。順風的話，清晨開船，中午就到了。船都泊在第三碼頭現台江碼頭)。漁貨都固定盤給碼頭邊一位叫做「依源」的仔人(盤商)。魚鮮留在福州販賣，鹹貨大都售到閩北山區，那裏缺鹽，特別喜歡鹹蝦皮、鹹鯷仔。與「依源」來往幾次之後，彼此熟悉，他便教我記帳、打算盤，還要收我為義子，但我父親不答應。我能識字，又能打算盤、講普通話，村裡的指導員剛好也姓劉，是本案，對我很好，認為我可以吃公家飯。他調南竿時，便介紹我去當警員。可我父親不准，那時村長每月津貼30元，村幹事才20元，警員好不到哪裡。薪水這麼少，我父親說：「做死事！」而當時漁獲不錯，一個月薪水幾天便可賺回；再則捕魚是祖先留下的行業，家裡有舢舨、舢舨一應俱足，大海豐盛，足夠一家溫飽。民國34年，日本戰敗前夕，白沙澳口突然駛入一艘插著太陽旗的鐵殼船，七、八個日本軍人登岸後在沙灘駐紮。他們白天在沙灘上玩摔角，晚上宿在船上。見到村子裡孩童，也會掏出軍隊餅乾分食，我也分到一片，大概從未見過這種食物，當時覺得非常好吃。有位日本兵到村子裡想買雞蛋，經過我家門前，我二伯劉水妹聽過日軍暴行，趕緊躲起來。舢寮雇得企山(長工)膽子大，與日本人比手畫腳周旋半天，不得要領。日本人不耐煩隨手推他一把，企山跌下邊坡，差點摔死。大人說，聽口音，這些日本人大多是台籍日本軍。





王玉釵女士 68歲

民國六、七十年左右，台灣經濟起飛，十大建設興起，當時白沙村有很多居民陸陸續續搬離到台灣討生活，記憶中那時午沙已經有馬祖發電廠了，而白沙當時有兩間雜貨店，我還記的名稱是瑞豐商店與豐原商店，他們當時貨物都是去塘岐批發回來賣。回白沙住了12年，於民國八十幾年碼頭從新興建，當時白沙村只剩下10幾戶人了，想想白沙在民國五十幾年有上百戶人家，直至六十幾陸續搬離，到民國80至85年，只剩下不到10戶了，就在民國83年碼頭興建，白沙人有些回來做起小三通貿易。我以前家中靠打漁為生，若是今年漁獲量不好，就要四處借錢過活，當時也有所謂高利貸借款，利息三分利，每到家中要買米時，因為家裡錢不足以買一包米，只能跟別人共買一包，一人分一半，當時米一包330元，半包也要150多，媽媽只有100元，就會叫我去誰誰家借50元來買米，而我們家又是個大家庭，半包米也只能維持幾天而已，剩下也只能吃地瓜過生活，所以個個家中幾乎都有種些地瓜，記憶當時尼姑山不是像現在都是芒草，而是一層一層的田地種地瓜，以前我們家除打漁也有種田，養一些豬、雞、鴨等等自給自足。還有一件事記憶深刻，還記小時候，每個村公所都有國外救濟的衣服，是美國人救濟貧苦人家的物資，當時是民國五十幾年，那些衣服還要經過抽籤，有抽到才有得拿的，我小時候也有穿過，因為那些衣服都很大件，拿回來時，媽媽還要幫我裁剪後，我才能穿，但對我來說，已經是件很開心的事情。還有以前海洋資源很好，我們常常去沿岸撿一些貝類回家，當時有很多種類海鮮可以取得，我們小的時候還會撿一些螺拿來玩，如同今日的沙袋遊戲，還有玩一些遺失的古玩，當時雖然生活困苦，但是吃的食物都天然單純，不像現今有那麼多的添加物，對我來說以前的記憶是美好豐富的。

王若蓉女士
64歲

以前的白沙是個海埔新生地，都是沙灘，也因為沙子是白色的，所以叫白沙。早期是個小漁港，大概有一、二十艘船，印象中夏天都打白力魚、白巾魚，冬天打蝦皮，男人們出海捕魚，我們女人在家也沒閒著，要幫忙弄魚鉤、收魚網。以前沒有冰箱，魚貨多的時候，都要先醃起來給商人來收購，不做醃製的會臭掉，早期白沙還有一間白力魚加工廠，將魚貨先清理乾淨，肚子內臟通通挖乾淨，塞入鹽巴醃好，還要曬好一隻一隻包裝好裝箱，讓商人收購外銷到香港。以前的村辦有村長、村幹事、副村長(阿兵哥指派)，以前沒有下面這條路，只有上面那條戰備道而已，出入村莊不是坐公車就是走路，早期公車還不是停在下面村辦，是停在上面，若是錯過這班公車就要自己用走的了。我以前在白沙開過小店做個小生意，當時阿兵哥要搭船、軍艦都在這裡上、下船，所以我都一早起來準備煮泡麵、煎蛋、麵包，讓阿兵哥吃，我還有提供撞球檯讓阿兵哥有休閒娛樂，除了做生意，家裡大大小小事情都要做，蝦皮要曬要撿要挑，養雞養鴨，自給自足。早期還有宵禁的，只要過了晚上九點，是不能有燈光的。白沙第一台電視，小小一台黑白電視，擠了全村人在看，打電話也不是像現在這麼方便，只有村辦有電話而已，老式電話用搖的，當時要找一個人，還必須轉接再轉接，村辦通知後才通的上一通電話。就連錢都有限制，紙鈔上面，外觀長得一模一樣，就是多了幾個字---限金、馬使用，所以去台灣還要換鈔票到台灣才能使用，以前日子，現今的小孩是無法想像的。



王振發先生 65歲

我小學有經歷廟宇讀書時期，老師是由部隊指派來的。那時同學很多，一個班級都有4、50人。以前白沙有100多戶，4、500人，一個小房子可能就住了四、五戶，我以前童年都玩泥巴、打彈珠，不像現在小孩那麼多各式各樣玩具。早期馬祖沒有工廠可以上班，白沙村又是漁村，所以我國中畢業就跟著大人去捕魚。國中以前在坂里。後來才移到芹壁。馬祖早期有好幾組造船師傅，都是木頭打造，而且沒有動力，完全靠人力，到我手上已經有幾十噸的船了，要好幾百萬。早期只要幾萬塊就有一艘木殼船，船上至少有四、五人，打帶魚、蝦皮、白力魚、丁香魚，沒有冰箱，都是拿去醃。每當漁獲豐收會銷到台灣，白北的中華商場以前都是賣我們馬祖的醃製品。黃魚都在外海居多，海水較深的地方，要到東引去捕。我們自己都會修補漁網，早期的魚寮就如今日倉庫用途，除了給漁民開會場地使用，就是存放一些漁具、耗材。這些可跟漁會登記，漁會整批訂購存放倉庫。捕魚海域沒有固定，沒有說誰打哪裡誰不能打哪裡。捕魚有技術也有運氣，現在填海做碼頭，有分漁港跟商港，商港是外面那個區塊，我們裡面是漁港。有時候因海象不佳，貨船沒到，白米不夠，只能吃地瓜救濟一下。現在漁獲量少很多，而且又沒有冰箱可以存放，台灣都去養殖了。捕魚真的是百業中最辛苦的行業，工作風險高。小船三不五時發生船難，這在以前是家常便飯，但又無法改變，只能繼續冒著風險，這是捕魚人背後最心酸的。

王玉釵女士 68歲

我記憶中，白沙有兩次發財機會，第一次是民國58年，那年來了一個很大的颱風，浪打到村莊，大家都躲進防空洞裡，那時防空洞雨水淹及腳踝，我家茅草屋早就被颳倒了，漁船也都散了，但那一年海蜆皮大豐收，一朵可以賣到100多塊錢，一包米300，那年一季就可以捕到幾百朵的海蜆皮，當時白沙人紛紛抓緊上天給予的機會。另一次是在民國60幾年，我記得那一年是蝦皮大豐收，一斤蝦皮可以賣到60幾塊，一年就賺了100多萬，也就是那一年大家都賺了錢，開始搬離白沙去台灣定居，當時台灣平房一間只有2、30萬，大家紛紛買了房離開白沙。到了民國78、79年，大陸漁船紛紛來到沿岸炸魚，海洋資源都破壞了，到今日的馬祖，雖然四周環海，但是海資源相當匱乏，連本地人想要買到新鮮魚貨都不大容易。



江素玲女士 54歲

我是台灣人，從小台灣長大，透過同學的介紹認識了先生。我先生王桂光是馬祖白沙人，結婚多年，我和先生一直住在台灣，白沙只來過三次，所以不認識以前的白沙。今年我在台灣工作退休，因緣際會下，回到白沙，目前在白沙社協服務。回來之後，我發覺這裡跟我想像的退休生活很相似，我很愛白沙、北竿，我的女兒比我還早回來，她在北竿創業。剛來這裡會覺得吃東西非常不方便，時間久了，也覺得這樣其實還不錯，降低物慾。這裡治安非常好，可說是路不拾遺，門不閉戶。現在白沙幾乎都只剩下老人家，沒有幾戶人，少了年輕人的活力。白沙應該要有人提供最簡單的飲食服務，解決民生問題，才能留住人。現在白沙村有許多廢棄屋，可做環境美化，或是改造成遊樂區、健身區，讓遊客有駐足停留的地方，不要只是把這裡當作過路的碼頭，只是上下交通船就走了。我真的希望白沙能有多一些年輕人，增加一點想法、創意，改造白沙，讓白沙有點生氣，我也會盡我的一份力量讓白沙社區變得更好。



陳瑞英 67歲

北竿鄉有七個村，橋仔生活到18歲。小時候戒嚴，單打雙不打，單號時大陸就會打砲彈來。那時候馬祖人很辛苦，想想那真槍實彈的日子，砲彈就像金門後來拿來做菜刀的材質，打過來根本躲都來不及，所以只要聽到聲音，馬上跑防空洞，光橋仔就有6、7個防空洞。小時候家境不好，沒讀什麼書，父母親也重男輕女，讀書就給男生去念。我都要幫忙家裡，去山上抓野菜回來餵豬，不然就是去割草回來燒，以前煮飯都是用草來燒的，當時哪有什麼瓦斯。我13歲我就去做小販，每天都是在這邊買了魚或菜之後挑到壁山上，看看阿兵哥有沒有多餘的米或油，轉賣給我們挑下山轉賣給有錢人，一天上下壁山至少四、五趟。壁山缺水，我從塘岐挑水上去，一擔水可賣10塊錢，那時10塊錢很大的，可以買現在繼光餅40個，一天來來回回，我可以賺到100元出頭，當時米價一包是330元，我因為天天到阿兵哥那，那些阿兵哥也都會比較照顧我，他們都會偷偷賣我一包米150元，我拿下山賣就可以多賺100元，當時我就這樣以物換物轉賣賺錢，一直做到我18歲出嫁。我15歲時媽媽就跟媒人幫我找了夫家，幫我訂了婚，馬祖那時有個風俗，一歲一兩黃金，像我15歲就15兩黃金當作聘金。當時台灣經濟起飛，有許多姊妹去台灣賺錢，一個月有三千多四千的薪水，大家一窩蜂的搶著去台灣。去台灣得二個月前先辦證件，當時一個月只有一班補即艦，是軍中艦艇，每次搭都覺得像難民一樣。我也想去，但是父親說我已經有婚約不可以去，我又哭又鬧，父親最終拗不過我，請媒人去男方打聽，有沒有要娶我女兒，男方很窮苦拿不出聘金，等我辦完證件準備出發去台灣，男方卻說要結婚了，我哪也跑不了，只能乖乖嫁到白沙去當王家媳婦，誰知道嫁過去後日子更苦。我結婚辦了三天三夜酒席，以前不管有錢沒錢都是這樣，我是坐著轎子從橋仔抬到白沙去，被轎夫整得很慘，他們沿路一直大力晃，讓我在轎子裡頭昏眼花得、吐得亂七八糟，一到白沙，我幾乎是跌出轎子，我真得一路哭著出嫁。由於夫家人口衆多，所有事情全部給媳婦打理，當時我也才18歲，也是什麼都不懂，整天被公婆罵，就連生孩子我都沒有坐月子，隔天就下床做家務。後來我在白沙待了兩年，搬去莒光，跟著先生去莒光，莒光漁獲量很多，我在莒光時期，家裡經濟才慢慢好起來，在莒光生活了九年時間，後來又回到北竿在白沙開了一間雜貨店，取名為「瑞豐」商店。當時北竿還有一萬多個軍人，零頭都比現今總數還多。我在白沙也做了長達10年的生意，之後搬去台灣，開一家自助餐賣早點，最後賺了點錢才在中壢平鎮那買房子，在那裡經營「久久便利商店」。有次小兒子跟我說想搬回馬祖白沙，他不講原因，後來才知他在學校被霸凌，我生氣又心疼，後來真的把店收了，帶著孩子又回白沙，也是因緣際會下買了現在位於塘岐的房子，經營「台江大飯店」。

陳世勳 59歲

我是芹壁人，對白沙最早的印象是民國65年，因為祖母的姊妹有兩位住在白沙，要幫長輩攢九(過九)，送湯圓。那時，白沙有用網捕白巾魚，大人就教我來買回去做魚餌，釣白力魚，若錯過公車，就要自己挑回芹壁，我小時候來白沙記得這裡都是沙灘，但有很多漁船。民國69年我去台灣工作，直到民國90年回來，白沙已變成現在這商港，港務大樓都是年填海蓋的。我回來從事小三通貿易，算算也在白沙住了將近二十年。我剛回來做小三通，那時好幾艘船，但貿易貨量一年比一年差。白沙碼頭有個缺點，就是無法阻擋南風，我是希望能將南碼頭往外擴充，這樣腹地也大，把現今的港務大樓也移到南面去，這樣整個動線都會流暢許多，但每次反應都說經費不足。若是真為白沙想，想振興白沙，就更應該想想這些問題，現在腹地一直往內縮，空間變小，沒有發展餘地。白沙小三通20幾年，以前五艘船天天在跑，這些年少太多，但也沒辦法，目前兩岸局勢就是這樣，只能盼望政府能有所作為，應該讓這個港口更有作為，發揮最大效用。

曹玉財 69歲

以前的白沙是沙灘碼頭，與現今很大差別。白沙以前都是捕魚人，早期都是人力搖櫓，漁獲量很多，一年四季都有魚可以捕，冬天蝦皮，夏天白力魚，我父親在尼姑山有種地瓜。白沙以前只有一、兩家的貨店，什麼都有，我大概民國80幾年開了一間叫「豐原」的雜貨店。以前衣服不夠暖，天氣感覺比現在冷，大家都會自己做老酒，喝了暖身子，也會做一些地瓜燒、醃魚製品等。民國50年前後，交通不便，也沒碼頭，所以去南竿都需用小船接駁到外海的交通船，到了南竿也要接駁。交通船可載二、三百人。公車是軍用車，到村辦上面的山頂搭車，以前沒有現在碼頭這條大馬路，只有上面那條很陡的路，陡到公車不敢開下來。看電影是要到比較熱鬧的塘岐村。阿兵哥雖然多，但他們多去軍方的福利站買東西，休假才會在商店買。北竿軍人最多有三萬名，白沙就有三個據點。當時日子很辛苦，沒有白米飯只有吃地瓜米。捕魚人等著商人收購轉去台灣賣。沒本錢做生意，只能認命去捕魚，打蝦皮時會賺得多一些，通常五至六人一艘船出海，現今這些都少了。白沙人幾乎都離開了，連我個人也是來來回回兩邊跑，過陣子我可能也要去台灣跟小孩一起生活了。我是希望白沙能有些建設，讓白沙多點發展，這樣人也不會搬光，不要像現在只剩下幾戶人了。

TELL PEVIOUS



王建飛 40歲

我退伍先去台灣做了幾年工程師，後來因為媽媽在馬祖開了一間飯店，於是決定回馬祖幫忙。做旅遊業時，很多觀光客詢問馬祖在地名產是什麼？民國90初年大多是說「酒」，當我旅遊業做了5年後，希望馬祖能有「酒」以外的名產，讓觀光可多帶些名產跟回憶回去。起先做「年糕」，後來決定主打「海芙蓉」。因為早年阿兵哥挖坑道、做工事，都是些體力活，全身痠痛，加上以前阿兵哥多住在坑道，多少會有一些風濕疾病，所以老一輩的都會叫他們擦一擦藥酒保健。藥酒就是用海芙蓉泡製。阿兵哥隊伍回台灣都會帶兩樣東西，一個是酒，另一個就是藥酒，也就是海芙蓉。海芙蓉都生長在海邊危崖，會有阿兵哥採集不慎失足落海之事。有一次，我跟縣政府團隊去金門參訪，看了金門「一條根」，以及許多相關商品，於是想馬祖海芙蓉也可以朝這方向發展。回到馬祖後，透過產發處將我的想法跟工研院教授研討，經萃取與分析，發現海芙蓉是真有效用的。海芙蓉要風平浪靜時開船出海，採集莖部，做簡單清理、曝曬後送去台灣，萃取後做出產品，纯天然。目前研發商品有海芙蓉貼布、蚊蟲咬用的海芙蓉滾珠精油瓶、海芙蓉按摩霜，未來還會研發出生活周遭相關產品，像是海芙蓉手工皂，用於皮膚相當好，泡澡球、泡腳球等等促進血液循環。希望遊客來馬祖，可以立刻想到有名又有效用的海芙蓉伴手禮，未來還會繼續努力宣傳在地海芙蓉效用，除了我個人推廣外，希望能跟縣政府一起合作，江馬祖打造為海芙蓉之島。

致謝

本小冊的完成特別感謝
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主辦單位：連江縣政府文化處

承辦單位：連江縣北竿鄉白沙社區發展協會

文字：劉宏文老師

圖畫：曹鈞偉先生、朱興秀小姐

美術編輯：曹鈞偉先生、朱興秀小姐

攝影：陳沐雄先生

照片提供：平水尊王管委會、劉禮釧先生、劉依倮先生、王詩如先生、李芳伶女士

耆老訪談：劉禮泉先生、王詩如先生、王玉釵女士、王若蓉女士、王振發先生、

江素玲女士、曹玉財先生、陳士勳先生、陳瑞英女士、王建飛先生



挺過狂風，挺過暴雨，

多少年了，你們相伴相依，頑強的護守家園；

從圓潤光滑，到如今滄桑滿面，

從少年走到老年，你們是從未離鄉的白沙子弟。


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主辦單位：連江縣政府

承辦：連江縣政府文化處

26°12'04"N